

苏青散文集

ANHUI WENYI CHUBANSHE 安徽文艺出版社



SUQING SANWENJ

苏青散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WENYI CHUBAN SHE

●方

铭编

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青散文集/方铭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9 重印
ISBN 7-5396-1533-8

I. 苏… II. 方…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422 号

苏青散文集

方铭 编

责任编辑:刘 哲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庐江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625

字 数:410,000

印 数:3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33-8/I·1425

定 价:24.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谈苏青（代序）

方 铭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时代，一个平凡的弱女子，居然以文章在孤岛似的上海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委实是不容易的事。我这里说的是苏青。关于苏青的生平创作，在《苏青小说集》里已作了简略的介绍，不再重复。现在有必要先拨开罩在苏青身上的迷雾，以便澄清历史，更好地接近作者，真正接受她的作品。

阻碍我们阅读苏青作品的两重壁障。其一是她的小说《结婚十年》。作品甫出，半年内就再版了9次，两三年后，再版有36次之多，这恐怕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论畅销的程度，也该算首屈一指了吧。但事情总是这样：“名高而谤亦随之。”由于她行文的坦率，也可能更多的人是以耳代目，或者如鲁迅所抨击的某种国民劣根性的显露：“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而已集·小杂感》）望书名而生褻念，以讹传讹，一方面因不正常的观念反而促销了小说的发行量，一方面加在作者身上的误解愈积愈多，使得苏青在当时不得一次又一次的声明。这在《〈浣锦集〉与〈结婚十年〉》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她说：“于是有人称我为‘大胆女作家’，这在我并不以为耻，却只觉得在事实上未免愧不敢当。……至于《结婚十年》呢？所叙述的事根本是合乎周公之礼的，恋爱、结婚、养孩子都是一条直线的正常的人生道路，既没有变态行为，更不敢

描写秽褻。”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淘洗，如今，《结婚十年》以及苏青的其他创作都重新问世，以平常心来阅读，恐怕再也没有一个读者觉得她有什么越轨的描写了。其二更大的障碍是对苏青在特定时期的政治表现的怀疑与误解，这一重迷雾似乎裹夹得更厉害些。甚至最近出版不久的海派小品集丛介绍到苏青时，还说她：“抗日爆发后曾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及陈公博的秘书，这是很为世人垢病的经历。”海峡对岸，有一篇悼念张爱玲的文章，提到张与苏青，说：“一个走出国门飘流瀚海，一个锁入牢门关死为止。”（1955年9月21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木心文）我认为种种误传，都离作者的真实遭际甚远。确实，在沦陷区的上海，苏青是以文出名的。但写文的动机她屡次坦白地说是为了谋生。至于说她有多高的抗争意识，她也老实地承认无有。她当时就这样说：“文章愈写愈多起来了，‘苏青’这个名字也渐渐的有人知道了，而我想找的固定职业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死心塌地的做职业文人下去了。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假使我赶时髦似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这一番平心之言，今日我们会能宽容地理解的。至于说她曾任伪职，甚至说她曾成为汪精卫以下二号汉奸陈公博的秘书，这一点作者在《续结婚十年》里有所提及。因为一个平常的女人，写了一篇偶及当时要人的文章，引动要人的注意，除了予以金钱解脱她的困窘外，也曾想她出来当秘书。但她坚持职业文人的道路，婉拒了这一要求，这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而况，解放后，人民政府知道她的这段经历，安排她在越剧团任编剧工作，生活在新中国的天地里，苏青应该说是愉快的，她所编的《屈原》一剧，还曾荣获华东区会演一等奖。只是，为

了编《司马迁》的剧本，曾写信向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贾植芳请教，贾植芳因“胡风事件”被捕，抄出这封信，株连苏青，收监审查，后来释放得到平反。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她最后在1982年得到善终。晚年写信给友人说：“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应当承认，过左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这段不幸的历史，只会增加我们对苏青的同情。我曾在《读书》上论及张恨水，文章的标题是：《应当有同情地理解》，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为苏青澄清历史，就是希望不独对张恨水乃至苏青，都应当以此态度去衡文论人。

现在就来谈谈苏青的散文创作。其实，苏青的散文出手比她的小说还早。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浣锦集》，出版于1944年4月，其中收的散文，最早在1935年，她就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的积极作者。她的散文也引起散文大师周作人的注意，后来她的不少散文集也是这位知堂老人亲署题签的。《浣锦集》一出，也是一版再版，读者踊跃。连张爱玲都并不看重她的小说《结婚十年》，而对苏青的散文表示了钦羨。

苏青和张爱玲一样，她写作与成名都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这一点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的名文里作过分析。也即是说，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控制在日本人和汪精卫政权手里，高张民族意识的新文学受到压制，过去的鸳鸯蝴蝶派也难得死灰复燃，这样，表现女性情爱与生活细节的空间，得以有开拓的自由。从更深层的动因看，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固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麻烦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坏了一切，这种“惘惘的威胁”，不仅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实实在在的压迫，因此，在40年代，从文学整体看，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具体到上海这个“孤岛”环境，个体生命意识被推于文学图景的前

沿，得到一次历史性的凸现，这赋予了张爱玲和苏青以很好的机遇，也使得她们的文字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苏青有一本散文集名字就叫《饮食男女》，这一名字很能概括苏青散文创作的全部内容，它显示了人的“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日常生活”这一最稳定的、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确实是在战乱中的独特的生命体验。还可以追溯过去“五四”新文学所关注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和今天“存在主义”现代性的相通，这将证明苏青散文有着常青的生命价值的。还有，苏青在一篇文章中，她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了一个标点的更动，就突出了女子主体的生命意识。她的全部文章，都是从女性的视觉来谈恋爱、婚姻、家庭、丈夫、儿女以及社会直接性的诸种问题，过去启发了无数的读者，今天将她的思想见解汇入到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文学潮流女性主义文学，并不是故意拔高她的文学价值，而是确然无疑的事实。苏青的散文又多了一重意义。

编在这个集子中的苏青散文基本上反映了作家散文创作的全貌。现将它分为三辑。第一辑，是近于叙事抒情的散文。譬如《豆酥糖》一篇，对儿时生活的热烈回忆，对老人的深情眷恋，写来娓娓动人。最后一句“我的好祖母呀”，尤为神来之笔，有呼之欲出之妙，早有人把它和朱自清的《背影》相媲美。至于其他描写人物，揭露世相的文章，都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见出作者感性生活的丰富和处理细节的才能，发出了“通常的人生的回声”和“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张爱玲语）。第二辑，是苏青散文的主体。可以看做她对最直接最逼真的人生实际生活的探寻与询问。虽然她感到生活经验不丰富，但她自以为：“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因为我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像苏青那样兴致盎然地不断咀嚼日常生活的滋味，从她笔下所传达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反而会使信念惶惑和生活紊乱的读者获得心安和坚实的感觉。她的

文笔是老到的，议论是平实的，不回避任何问题，又能辩证地融会贯通。譬如在《谈性》这篇文章里，她把作为生活艺术和官能享受的性行为与生理现象的性知识和性科学分别开来看，最后归结到理性节制的原则。再如《教子》一篇，把通常溺爱放纵与凭己意捏塑的两种偏见分析得十分透辟，最后提出分年龄、分阶段自然辅导的主张，直到现在读来仍给我们为人父母者以启发。苏青自己说过：“入情入理，便是好议论文。”苏青散文之所以令人爱读，其秘诀就是这么简单。第三辑，是她自己文章的自述，包括各个文集的自序和后记，编辑杂志的体会与认识，以及少数文评，这对了解她的身世与文心，都有价值。我们还附录了一篇《张爱玲苏青对话记》，仍然是帮助读者理解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们对男女婚恋诸问题的看法。第二篇是苏青逝世后她子女的一篇回忆文章，寄托后代对她的哀思。末了，还要向对此书编辑襄助甚多的陈子善兄表示深切的感谢。

1996年8月于安徽大学

目 录

谈苏青（代序）	方 铭
---------------	-----

第 一 辑

我的女友们	3
女生宿舍	5
元旦演剧记	11
小天使	15
桎梏	22
搬家	28
说话	36
上海事件纪念	44
算学	49
我们在忙些什么	53
断肉记	58
拣奶妈	61
烫发	68
母亲的希望	75
王妈走了以后	80
红叶	86
豆酥糖	91

涛	96
苏游日记	121
外婆的旱烟管	124
一月来的寄宿生活	131
试教记	134
小脚金字塔	137
过年	143
海上的月亮	148
自己的房间	152
我的手	155
听肺病少爷谈话记	158
写字间里的女性	163
钱大姐	169
户长的苦处	173
女像陈列所	176
消夏录	180
11月11日上午	184
河边	186
夏天的吃	193
归宿	196

第二辑

生男与育女	207
科学育儿经验谈	210
(附：关于《科学育儿经验谈》)	212
科学育儿经验谈之性质与命题	215
现代母性	218

论女子交友·····	222
(附：读了《论女子交友》后)·····	226
不算辩正·····	230
论夫妻吵架·····	233
道德论·····	239
牺牲论·····	245
论离婚·····	250
送礼·····	256
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	260
再论离婚·····	264
论红颜薄命·····	270
谈做官·····	275
论言语不通·····	281
好色与吃醋·····	286
谈女人·····	289
我国的女子教育·····	294
第十一等人·····	299
真情善意和美容·····	303
组织里弄托儿所·····	307
牌桌旁的感想·····	311
看护小姐·····	314
家庭教师面面观·····	318
做媳妇的经验·····	323
吃与睡·····	328
饭·····	333
死后的同情·····	337
救救孩子·····	341
救命钱·····	350

文化之末日·····	353
谈男人·····	356
蛋炒饭·····	362
买大饼油条有感·····	364
如何生活下去·····	366
心·····	368
谈看报·····	370
骨子里·····	372
谈婚姻及其他·····	374
敬凶·····	380
厨下·····	383
谈宁波人的吃·····	385
为杀夫者辩·····	388
我与詹周氏·····	398
谈性·····	401
妇人之道·····	404
小姐辩·····	405
谏夫·····	406
未亡人·····	408
挑断脚筋之类·····	410
赌徒与荡妇·····	413
交际花·····	415
女作家与美貌·····	417
女人与老·····	419
女性的将来·····	420
夫妻打官司·····	423
好父亲·····	425
教子·····	427

敬告妇女大众	430
--------------	-----

第三辑

《古今》的印象	435
自己的文章——代序	438
《天地》发刊词	442
《天地》编者的话	445
《天地》编辑后记	451
《浣锦集》再版自序	455
《浣锦集》四版小言	459
《结婚十年》后记	463
关于我	467
读《倾城之恋》	478
《浣锦集》与《结婚十年》	480
做编辑的滋味	484
《涛》后记	492
《饮食男女》后记	494

附录

苏青张爱玲对话记	499
缅怀母亲——苏青（李崇善）	512

第
一
辑

我的女友们

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了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我从前有许多好友，现在都貌合神离，有些且音讯杳然了，原因是我已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不复是“伟大女性”，够不上同前程远大的她们谈交情。而我呢，委实也没有想过将要离异了丈夫，抛弃了婴儿，去享受和这些女伴们一同研究皮鞋式样之类的乐趣。

我从未向她们夸说过我的丈夫如何豪富，我的孩子如何美丽等惹厌话，也未曾目视飞鸟地怠慢她们过，更没有对她们敷衍地打过“今天天气……哈……哈……哈……哈……”等套语，然而我与她们之间，确是有了隔膜了。

有时我在公园路某洋服店门口遇见几位身披浅灰色春大衣的旧友，约我加入妇女国货服用会，并坚囑预备好提案，以便开会时提出。我自顾无此雅兴，且没有新衣可于开会日参加“时装竞赛”，只得婉谢了，她们立刻现出不悦而且轻视的颜色，悻悻地走开。

有时我在电影场遇见几位布衫短裙的女志士，她们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许多“整个的社会问题”，我却设有“顽石点头”，但也不曾与之舌战，其原因是：（一）全神贯注到银幕上的动作和表情，宁可辜负女友们四溅的香唾，却不愿让自己的四毛钱花得冤枉。（二）恐“雄辩”要惊起邻排 Gentlemen 及 Ladies^① 的座，惹

① 英文：绅士及太太。

得被骂为“死要出风头”。(三)更恐她们评论时事，累及自己受反动嫌疑。结果，只得又不欢而散。

有时居然也有几个故友来“拜访”我，在促膝工作完毕后，谈心却不得劲儿：她们批评我房中的木器窗帷的颜色，以至于我丈夫的面貌；而我却觉得这些实在都没有心儿要谈的。而且她们的意见又与我相左：她们嫌我木器上象牙欠嵌得多，而我心中却觉得耐久的紫檀并不一定要乱镶上什么象牙；她们以为窗帷该用淡红轻绸，而我却觉得纯白轻纱似较洁雅；她们介绍我许多名贵的脂粉，而我却恨篋中钞票不够；她们说我丈夫欠白皙，而我却从来不喜欢“梅兰芳式”的男子；……话虽如此，我口中却不得不唯唯称是，否则就将被加上一个“爱戴高帽子”的恶名了。

有时我也曾去找过人家，她们正在痛骂男子压迫女人，女子得赶快起来，自谋解放。“最痛心的”是她们把话头针对了我：“许多有希望的女子，嫁后就完全变了，简直不知道有独立人格！”这类新名词，在四五年前，我也曾把它当过口头禅，如今此词久已不弹，听起来似乎有些深奥。我的意思是，夫妇间应得互相迁就，互相谅解，难道不“你一枪，我一刀”的，就没有独立人格了吗？“独立人格！”我委实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遗失了它？现在该到何处去找寻？但是，事实逼迫着我，又不得不附和着讲些男子薄幸这类话，虽然我至今尚未发现丈夫负心的痕迹。可是结果出于意外，我卖尽了力，代价只换得轻轻被说一声“无志气，甘心作男子奴隶！”

于是我觉得自己落伍了，结婚就落了女友们的“伍”。我不复是“伟大的女性”。

“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我的女友们在失望中感慨着。

(原载 1935 年 8 月 16 日《论语》第 70 期)